

人物志 上

北京市志稿

十一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志稿

人物志

序

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自唐以後，北京一隅，為遼、金、元、明、清歷代建都所在，人才蔚起。其間以政事文學及嘉言懿行垂示後人者，典籍流傳，綿延弗絕。甄錄人物，論世攸資。茲於各史或地志及諸家文集中詳加搜集，釐為九類：曰耆舊，曰循吏，曰儒林，曰文苑，曰忠義，曰孝友，曰藝術，曰流寓，曰列女。依時代先後，分別標舉，各為傳以表彰之。繁簡不侔，言皆有據，後之徵文考獻者，或亦有取乎斯。

北京市志稿(人物志上)目錄

人物志序		一	卷六		一五〇
卷一		一	耆舊六		一八四
耆舊一		一	卷七		二一四
卷二		二七	耆舊七		二三八
耆舊二		二七	卷八		二五八
卷三		五八	耆舊八		
耆舊三		五八	卷九		
卷四		九〇	循吏一		
耆舊四		九〇	卷十		
卷五		一二三	循吏二		
耆舊五		一二三	卷十一		

儒林 二七七

卷十二

文苑一 三〇一

卷十三

文苑二 三一八

卷十四

忠義 三五二

卷十五

孝友 三八四

卷十六

藝術 四〇〇

卷十七

流寓 四〇九

卷十八

列女 四四七

校勘記 四八一

北京市志稿

人物志卷一

耆舊一

漢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父義為燕郎中，元鳳元年，燕王旦謀反，義數諫而死，燕人憫之。延壽少為郡文學。昭帝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因擢延壽為諫大夫。

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吏民相告訐，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召郡中長老數十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聘賢士，納諫爭，修治學官，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吏民敬畏趨向之，奸人莫敢入界。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宣帝神爵三年，人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者，延壽以「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當先退。」因人卧傳舍，閉閣思過。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罪，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郡中歛然，莫不勅厲，恩信周遍二十四縣，無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初，蕭望之為左馮翊，及遷御史大夫，以延壽代己，而有能名，故忌害之，欲陷

以法。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散百餘萬，劾奏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得其試士日奢僭踰制，又取官銅物及取官錢帛，私假徭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事，下公卿議罪。以狡猾不道，竟坐棄市。光祿勳楊惲上書訟之，不得。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食，延壽不忍拒，飲酒石餘，使掾史分送謝者，百姓莫不流涕。時五鳳元年也。

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論者哀之。

有三子，皆為郎吏。將死，囑其子勿為吏，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又坐奢僭誅。

參《漢書》本傳及注與贊、《漢書·宣帝紀》、
《漢書·楊惲傳》

魏

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後領隴西太守，轉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遷撫軍大將軍軍師。

明帝太和二年，以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供中國之費。復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都帥，使知〔二〕，應死

者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僚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九年，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敢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

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故司空徐邈，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初，建安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文帝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且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邈清尚弘通，垂稱著績，盧欽著書稱之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

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參《魏志》本傳及評、《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唐

魯炆

魯炆，幽州薊人。身長七尺餘，涉獵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

天寶六年，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為別奏。顏真卿使隴右，謂翰曰：「中丞自郎將授將軍，便登節制，後生可畏，得無人乎？」炆時立階下，翰指炆曰：「當為節度使。」從

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跳盪功，除右領軍大將軍，賜紫金魚袋。

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縣公。尋為南陽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屯葉縣北湑水之南，築柵四面，掘壕以自固。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出戰，昺不許。賊於營西乘風縱火，鬱氣奔營，士不可止，負扉走，賊矢集如雨，昺與中使薛道挺身遁走，餘衆盡沒。昺收合殘卒，保南陽，為賊所圍。尋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又使武令珣及田承嗣相繼攻之。潁川太守來瑱、襄陽太守魏仲犀合兵援昺。仲犀遣弟孟馴為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昺城中食盡，煮牛皮筋骨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一鼠至四百文，餓死者枕藉。肅宗遣中官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中官馮廷瓌以兩騎助仲犀，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其驍銳，不敢逼，遂入致命。加昺特進、太僕卿，人心益固。日昇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又得相持數月。昺在圍中一年，晝夜苦戰，人至相食，卒無救兵至。

至德二年五月，乃率衆突圍出，投襄陽。承嗣來追，吳殊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

拜御史大夫，襄陽節度使。會王師收兩京，賊奔河北，時襄陽數百里鄉聚蕩然，人煙斷絕。初，賊志欲南侵江漢，賴吳奮命扼其衝，故南夏得全。策勳，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戶，加開府儀同三司。

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使、鄧州刺史。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吳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人，馬軍三百，界東面之北。明年，與史思明戰於安陽，吳中流矢，奔。時諸節度以回紇戰敗，因潰散，所過剽奪，而吳軍尤甚。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吳鄭陳亳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吳羞懼，仰藥而卒。

吳竭節保邦，蹈危效死，料敵雖非良將，事君固不失為忠臣也。年五十七。

參《舊唐書》本傳及贊、《新唐書》本傳

後唐

周知裕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少事燕將劉仁恭，為騎將，表為媯州刺史。久之，移德州。會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知裕與張萬進奔汴，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於部下。梁與晉相拒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

同光初，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所止，乃降。明宗時為總管，受降於郊下，見知裕甚喜，遙相謂曰：「周歸化今為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尤寵待，而諸將嫉其寵。有壯士唐從益因獵射之。知裕遁而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為房州刺史。三年，魏王繼岌伐蜀，召為前鋒。

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至皆有政聲。安州近淮，俗惡病者，即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置之他室，以長竿繫飲食，委之而去。知裕

惡之，召鄉之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由是弊風稍革。

長興末，人為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贈太尉。

參《舊五代史》本傳、《新五代史》本傳

李嚴

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仕燕，為劉守光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有口辯，多遊藝，以功名自許。

莊宗同光中，為客省使，奉使於蜀。與王衍相見，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吾皇前年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不旬日，遂誅汴孽，降梁兵三十萬。東漸於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逾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家財入貢，府實上供。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強，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於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

光嗣曰：「鳳翔，蜀之姻親，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強盛，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強，孰若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然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益奇之。

時蜀之君臣皆庸昧，而恃險自安。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莊宗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衍與書曰：「得李嚴來，即舉城納款。」衆皆以伐蜀之謀始於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為託，即日以蜀降。會明宗即位，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如故。

其後孟知祥倔强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啟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知祥

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人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雅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既至，知祥置酒問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耳！」命王彥銖執而斬之。明宗不能詰也。長興元年，贈太傅。

參《舊五代史》本傳、《舊五代史·明宗紀》、
《新五代史》本傳、《新五代史·後蜀世家》

范延策

范延策，幽州人。性剛直，累為賓職。及佐高行珪為安州節度副使，睹其貪狠，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綿匹帛，以實中國；一請於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天成三年冬，戍兵有謀

叛者，行珪先覺，潛徙庫兵於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並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

參《舊五代史·高行珪傳》、《舊五代史·明宗紀》、《新五代史·高行周傳》

趙鳳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為兵，鳳懼，因髡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度判官。

唐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鑾學士。及即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極言其不可。